

# 母校之戀

(續)

唐鏡文

## 五、投奔平院

民三年十二月八日，清晨，趕到中華學藝社，上第一堂統計學，路上冬日和煦，與往常了無異狀，至校忽聞「昨夜日軍炮轟浦江美艦」事，坐下來分析當時情況，心旌欲搖，似覺不妥，立刻溜出教室，趕到銀行，把一些小存款悉數提出，送回家後，再至外灘看看風頭。在靜安寺路，即見日軍坦克車隊正武裝進佔租界。我暗說一聲：「不妙」！從此孤島陸沉，再難苟安。

一星期後赴紅十字會醫院檢查身體，承表兄俞醫師斷定了肺病嫌疑，我就換上了絲棉長袍，老棉鞋，天天跑到靜安寺外國坟山去讀聖經，學生生活，大有轉變，只去校中考試，再也不去上課了。一日，何珊瑚同學來舍，擬約我同赴內地。進門見我躺在太陽底下，捧熱水袋，讀白香詞

洋護士，出入頻繁，戲水胡歌，鶯啼燕語，苟非履險之志士，勢恐難於兢兢自持。二星期後渡船覓安，余乃遷至武昌，繼續西行。五人乘一小舟，繞池藻地帶而行，楊柳岸曉風殘月，畫意詩情，頗多流連之感，且有整日泛舟划行荷花池者，猶憶雨打新蓮，清香澈骨，墨客騷人，縱使敵壘在望，仍飄飄然若置身極樂。天地悠悠，人間罪惡之深，乃至於此！讀放翁「春風吹得遊人醉，且把杭州作汴州」之句，不禁熱淚潏然。

三十一夏，方圈點西廂記將畢，得某醫院院長之協助，忽獲機緣投奔祖國，同行除郁師韓，顧效曾二同學外，尚有陳姓小姐，及方姓小弟弟等人，我行前毫無準備，擬乘日輪抵漢後，再行設法。溯江而上，回顧舊居，渺如黃鶴，子美有詩云，「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」，看飽了二十年邦國興亡，如今置身敵輪之中，忍聽同輪日軍大唱其「何日君再來」。個中滋味，豈能筆述？且我係初出家門，遽爾遠行萬里，不無弱冠流離，形單影只之苦。

至漢口，住市立醫院職員宿舍之中，隔壁即爲日式浴室，東

舟行止處，即改陸行，策馬長江大堤，兩岸青山遙對，江流有聲，不捨晝夜，一時胸襟大暢，默禱皇天：願他年健翎凌雲，一慰平生得失，漢昭烈曾謂北人善馬，南人善舟，余初試蹬鞍，揚鞭十里，實不勝腰酸腿軟之苦。抵長沙，旅寓均爲古式大廈，三餐皆飯，富足而較江南豐厚。次日，夜過湘潭，旅館之陳設，更加古雅，壁間多掛名人書畫，余曾默禱夢訪湘鄉曾文正公，前賢在

望，惜空無所得。至衡陽，造訪電信局陳樹人學長，領劉會津貼數百元，再至鐵路局見劉定九學長，又得免費乘車證，嗟夫！人情冷暖，世態炎涼，僅吾校同學，獨樹高風，頓覺友情之難得也。至桂林，遇呂偉彥學長，賜資委會運務處料車乘車證，（六甲至馬場坪）至宜山，又得黔桂路料車乘車證，（金城江至六甲）抵金城江時，旅館租金奇昂，站長張根湘學長開備用花車招待，至馬場坪，步行約十里，即達平越，途次遇孫元堂學兄，呼嘯互擁，興奮不能自己，立即有同學十餘人前來招呼，追論識與不識，莫不親如手足，情愫若此，銘感肺腑，沒齒不渝。

## 旅美觀感概述

兄弟奉派赴美，計共七月有餘，所見多為公路，深感美國能有今日之繁榮，實繫於公路之發達。據一九五一年年底統計，全

編輯學長：

（一）友聲第十五期內載有凌竹銘校長所撰之「國立交通大學誌」，其中所舉之歷屆滬校校長，似漏列粵人盧炳田及孫科兩氏，是否如此？仍希就近商詢凌學長。

（二）第十六期馮建維教授所寫「也算塵寰一段奇」，委婉曲折，至為樂讀！所述民六七年麥根路南約之役，雙方英雄譜內似將李樹「本」同學誤刊為李樹「木」？請查明校正。

專此敬請

撰安

學弟黃振英上

十一月十六日

錢益講（沈兆龍紀錄）

國機動車輛共為五千三百餘萬輛，其中八二%係小客車，以全國人口一億五千萬計算，平均每三人有一輛小客車，由於小客車之

普遍，始能促進社會經濟繁榮，在一億五千萬人口中，有六千四百萬人持有駕駛執照。大型汽車包括大客車及卡車，內卡車數量約佔百分之十七，僅次於小客車，最近大有取火車而代之趨勢，卡車所牽引之拖車，最大者可達三〇噸，行駛山路時且有兩個傳動器，一主一副，司機技術熟練，操縱自如，西岸舊金山有 Pacific Intermountain Express 貨運公司，其卡車可載貨至芝加哥城，將所裝貨物之拖車交 Mid. States 貨運公司，換上牽引車再運至紐約，此即所謂 Trams Continental Frigate Service 因此種公路貨運之發達，鐵路遂遭嚴重打擊。

復次行旅方面，公路上之小汽車已形成民生之必需品，美國經濟制度，已頓易舊觀，因小汽車之充斥，在都市裡發生了下列畸形現象：

一、缺少停車場 (Parkinglot)

於先儘量利用地面，建造 Parking Stand Parking area